

但我跟着你一起上台了。

小鹿形容他们的相处模式像“白娘子跟许仙”。小鹿是白娘子，汤包是许仙，并且特意补了一句——“叶童老师演的那个许仙”。“这个人从骨子里就男女平等，尊重女性，崇拜女性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，两人之间经常“雌雄混淆”，她强的地方她护着他，他强的地方他护着她。

汤包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。小鹿说，快乐是一种能力，而汤包出厂设置里就带着它。2017年初识的时候，小鹿算是一个比较阴郁的人。脱口秀已经做了三年，认真地在台上抛梗、磨段子、攒专场，但前途在哪儿，她看不清。创作和表演本身让她快乐，可她又想把它当一份事业来做，而事业这两个字意味着你要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、怎么去、多久到。她全都答不上来。

汤包觉察到了。每次小鹿演完一场，他会在旁边说：你今晚讲得很好，你应该为这个感到开心。不是为明年后年，不是为专场还剩多少分钟，就是为今晚、为这一刻。她那时候的思维模式是：这场演好了，脑子里立刻跳出“可我只有30分钟，要做专场还差30分钟”。汤包就问：那你为什么不从前30分钟感到开心，只为后30分钟没写出来感到焦虑？

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精准地扎破了她习惯性的焦虑模式。她第一次

意识到自己一直活在“不够”的状态里——不够好笑、不够多、不够好。她从来不为已经做到的事感到满意。汤包用了将近十年，像一个小闹钟反复提醒她——你有那么多值得快乐的事，可你每次快要快乐的时候，都在害怕快乐会招来不快乐。

小鹿现在已经比过去更容易开心一些。一方面是处理事情的能力增长了，另一方面是心态上愿意去看事情好的一面，看到自己做到的那一面，而不是只盯着没做到的。变化不算翻天覆地，但她自己承认，“确实是”。

备孕这件事，两人互相支撑着往前走。先是小鹿身体出状况——卵巢囊肿、输卵管积液、卵巢多囊，几项检查垒在一起，她告诉汤包这些可能会影响生育。他的回答是：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先治疗，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。

后来，汤包查出弱精症，轮到小鹿做那个递话的人。“你只是有了这个问题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就是生病了。生病了为什么要躲？生病了就去治。”

俩人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狗。那天狗自己走到小鹿家门口坐下，不走了。小鹿给了吃的，它不动；问它“你要进来吗”，它立刻站起身走了进来。它原本叫小黑，小鹿说它要重生，不能再叫小黑了。因为太黑，她先想到了“齐墨”，又想到“墨尔本”——一座她去过多回

的城市。墨尔本现在在狗学校学习社会化训练，小鹿说，小狗也在配合他们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。

墨尔本有个习惯：晚上想溜进卧室躲床底下，被发现了就整个狗瘫在地上，一点力气都不使，汤包只能把它拖出来。小鹿说起这段时笑得停不下来，连说了两句“怎么会这么聪明又这么傻”。

勇敢的版本

2024年是小鹿的丰收年：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获得亚军，并在当年开启了《我的中女时代》全球线下巡演，演出持续11个月，共计111场。2025年底，自己担任制片人完成了《我的中女时代》专场的电影级录制和上线流媒体。在此之前，脱口秀专场《女儿红》在全国

2015年，小鹿在北京做律师，晚上去开放麦。

